

文化视野中的 政治系统

政治文化研究引论

王卓君著



东南大学出版社

DO-CC
1

文化视野中的政治系统

——政治文化研究引论

DL38/19

王卓君 著

东南大学出版社

内容提要

政治文化是当前国际社会科学领域中广受关注的研究对象。政治文化研究涉及民族政治心理、民族精神、民族价值体系等重大问题，与政治学、文化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前沿课题密切相关。本书为国内首本关于政治文化的研究著作，集中并凝聚了作者在美国留学期间专门研究政治文化的心得和成果。全书论述了关于政治文化的概念、历史、方法、结构、功能、表现、接受和变迁等主要学术问题，观点清新、材料丰富、文字流畅。既可为政治学、文化学和社会学等方面的专业人士提供重要的研究参考，又可作为相关专业的大学生、研究生的辅助读物。

文化视野中的政治系统 ——政治文化研究引论

王卓君 著

*

东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京四牌楼2号 邮编 210096)

南京京新印刷厂印刷
江苏省新华书店经销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9.5 字数 255 千
1997年12月第1版 1997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册

ISBN 7—81050—299—9/D·8
定价：18.00 元

(凡因印装质量问题，可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作为特定领域的政治文化	(1)
一、社会系统的结构与政治文化的定位	(1)
1. 社会系统的结构.....	(2)
2. 政治文化的定位.....	(3)
二、政治文化的客观存在及其研究的必要	(5)
1. 基本理论研究背景.....	(5)
2. 政治文化研究的必要性.....	(10)
三、关于政治文化的基本概念规定	(14)
1. 政治文化概念的行为主义经典描述.....	(14)
2. 各派定义的争论.....	(20)
3. 关于政治文化研究的基本看法.....	(23)
第二章 政治文化研究的历史回溯	(29)
一、政治文化研究的基本历史线索	(29)
二、法国启蒙主义社会学派	(31)
1. 孟德斯鸠的“介于人兽之间”	(32)
2. 卢梭的怀古情调和悲天悯人.....	(34)
3. 从德斯坦、康斯坦特到基佐.....	(37)
4. 托克维尔的民主观	(40)
三、德国文化哲学学派	(44)
1. 康德的批判哲学和开创精神.....	(45)
2. 赫尔德与哈姆博德：语言、历史和文化的多样性	(46)
3. 黑格尔关于伦理生活的目的.....	(48)
4. 马克思主义对政治文化研究的重要贡献.....	(50)
5. 马克斯·韦伯的双重历史影响.....	(53)

四、美国现代政治文化研究的主要潮流及倾向	(55)
1. 《公民文化》一书及其引发的研究浪潮	(56)
2. 政治文化的后续研究和产生的分歧.....	(62)
第三章 政治文化与相关学科的关系及其方法论体系	(68)
一、政治文化研究与相关学科的互动	(68)
1. 政治科学进程的推力.....	(69)
2. 政治文化研究的社会学根基.....	(77)
3. 文化人类学的渗入及心理人类学的影响.....	(81)
4. 社会心理学的介入.....	(86)
二、政治文化研究的方法论	(88)
1. 基本理论方法论趋势.....	(88)
2. 调查研究方法论的发展及其在政治文化研究中的使用	(91)
3. 跨文化比较.....	(94)
4. 内容分析.....	(98)
第四章 政治文化的基本要素及其结构.....	(101)
一、政治文化的基本要素	(101)
1. 政治文化构成的主要心理要素——信念和态度 ...	(101)
2. 政治文化基本要素的描述	(108)
二、政治文化的基本类型和结构.....	(112)
1. 政治文化的基本类型	(113)
2. 基本类型的混合形式	(116)
3. 政治亚文化	(119)
三、政治文化要素中的几组重要关系	(129)
1. 角色文化和个体认同	(130)
2. 大众文化和民族认同	(134)
3. 精英文化和群众文化	(139)
4. 官方文化和非官方文化、统治文化和非统治文化	(142)

第五章 政治文化的功能.....	(145)
一、一般文化功能在政治文化领域的延伸.....	(145)
1. 一般文化功能的主要特征	(145)
2. 宏微互动：政治文化的功能区	(148)
3. 政治文化功能的主要分布	(150)
二、个体政治行为层面上的功能.....	(151)
1. 内化功能	(152)
2. 维持功能	(154)
3. 调适功能	(157)
三、社会政治行为层面上的功能.....	(160)
1. 政治文化直接反映社会大系统各部分的互动	(160)
2. 政治文化为社会政治生活建立规则与规范	(163)
3. 政治文化是社会政治系统中的互动桥梁	(165)
4. 政治文化是协调大众政治行为的主要杠杆之一 ...	(167)
四、政治系统变革层面上的功能.....	(169)
1. 政治文化在维持性变革中的作用	(170)
2. 政治文化在损伤性变革中的作用	(172)
3. 政治文化在变迁性变革中的作用	(173)
第六章 政治文化的表现和交流.....	(177)
一、政治文化和政治行为.....	(177)
1. 政治行为的基本描述	(177)
2. 政治行为和政治文化	(184)
二、政治文化和公共意见.....	(189)
1. 公共意见的基本含义和对政治文化的表现	(189)
2. 政治文化对公共意见的影响	(193)
3. 公共意见的基本特性	(198)
三、政治文化和政治交流.....	(200)
1. 政治交流的含义	(200)
2. 政治交流的功能及其控制	(203)
3. 政治交流的主要途径	(206)

第七章 政治社会化和政治文化的传递	(209)
一、政治社会化对政治文化的传递	(209)
1. 政治社会化的基本含义	(209)
2. 政治社会化传递政治文化的表现方式	(212)
3. 政治社会化传递政治文化的主要渠道	(217)
二、政治社会化的不同阶段及其特征	(223)
1. 政治社会化是一个毕生的过程	(224)
2. 孩童和青春时期	(225)
3. 成人期	(230)
4. 老年期	(233)
三、政治社会化中的反向表现	(236)
1. 反向政治社会化	(236)
2. 断裂	(238)
3. 破坏性社会化	(241)
第八章 政治文化的变迁和发展	(244)
一、推动政治文化变迁的主要因素	(244)
1. 社会经济因素	(245)
2. 社会政治发展和政治变革	(249)
3. 文化运动	(255)
4. 外力作用	(261)
二、政治文化变迁的主要形式及其方向	(266)
1. 政治文化变迁的主要形式	(267)
2. 政治文化变迁的方向	(275)
三、政治文化变迁的机制	(281)
1. 有序化机制	(282)
2. 惯性抵抗和文化滞后	(284)
3. 渐变、突变和意识形态的超越	(287)
后记	(290)

第一章 作为特定领域的政治文化

当我们吃惊于美国亚特兰大市百年奥林匹克纪念公园发生的爆炸事件，当我们担心着爱尔兰共和军与哈马斯运动的恐怖活动所带来的巨大威胁时，善良的人们怎么也不可能将这样的暴力活动与“文化”两字联系在一起。可是当你注意到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市，一个家庭主妇倘佯于超级市场，猛地发现在货架上有一个厨房用品只标有英文标签时，她愤怒地将之拂于地下，你会深切体会到一场悄悄的文化冲突就在日常生活中发生了。因为这样的双语标签是加拿大的法律规定，而如果要取消这样的规定，无疑将会引起一场议会的长期论战或全国性的喧嚣动乱。

对于政治上、宗教上的冲突引发的危机，人们习惯于从政治的途径、从民族的角度去加以思考、研究和解决，而像加拿大这样因语言引发的例子，又应该根据何种规范进行解释呢？实际上，这两者涉及的是同一个问题：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问题。政治文化是社会中存在的特定现象，对之进行深入的研究，将给人们日常所见的这样一些政治生活中和社会生活中相互关联的现象提供有力的、内在的解释。

一、社会系统的结构与政治文化的定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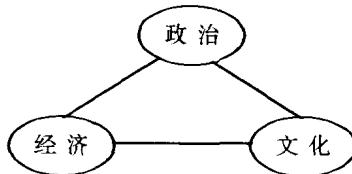
系统论的研究和发展，已经使任何学科都具备了把研究对象当作一个系统来进行分析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但是，由于人们对各种研究对象的性质、状态、结构和复杂程度的认识不一，观点不一，在研究问题时切入的角度不同。因此，即使对同一对象，常常也会有许多分歧的意见。尤其是当人们面对十分复杂的大系统时，其观点的分歧之处就更多了。所以问题的关键常常在于我们要找准研究对象在社会系统中的位置，这是我们在采用系统分析

时必须注意的一个关节点。

1. 社会系统的结构

关于社会系统的划分，由于其子系统的多样与复杂，几乎没有一种统一的观点能够贯穿整个社会科学领域的全部研究现象。大家基本上采用在研究中根据对象的特征，选择从何种角度切入的原则来确定社会系统的层次和结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我们将社会划分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个大板块，在上层建筑这一大的板块中，还有意识形态这样一个更高地飘浮着的“软”板块。这是一个科学实用的划分方法，对指导社会科学的研究，特别是指导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科学的发展，起了无法估量的作用。而在现代西方人类学中，学者们遵循韦伯的理论，将社会系统划分为各种社会科层结构，并用种种术语来对此进行描述。

在研究展开的过程中，由于对象的特殊性和分析问题的需要，我们常常易于在这些成果的基础上，对社会系统的结构作进一步的描述。按照笔者过去的研究思路和已经得出的成果，^①我更愿意把社会系统划分为三个互耦的子系统，它们的结构形式如下：



社会大系统是由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互耦的子系统构成的，这三个子系统之间既有一定的清晰的划界，又是紧密相连的。在社会的发展中，这三个系统必须协同进化，互耦发展，任何一个都不可离开另两个系统单独发展。这三个子系统本身又都是十分复杂的大系统，内部包含了许多层次的亚子系统。

在社会科学研究这三个子系统的过程中，形成了许多的经典

^① 王卓君：《宏观文化背景中的哲学和科学》，《社科信息》1988年第11期

学科和新兴学科。但作为最根本的学科而言，研究政治的是政治学，研究经济的是经济学，而研究文化的是文化学（从前没有这样的名称，实际上就是由西方的文化人类学带动而形成的对文化的理论研究）。在这三大板块之间的中间地带，则涌现出无数的子学科和新兴学科，形成了本世纪以来国际社会科学各门学科的兴盛。如研究政治-经济关系的政治经济学、阶级斗争理论、国家学说；研究经济-文化关系的经济人类学、文化经济学；研究政治-文化关系的意识形态学说、文化冲突理论等等。正如维纳所言，在不同学科的中间地带，是无人开垦的处女地，在那里人们最容易找到研究的新领域，开发出许多新的学科。而从本世纪 60 年代起开始兴起的政治文化的研究，就属于这样一个既古老又年轻的交叉性的学术领域。

2. 政治文化的定位

如果我们单独取政治文化关系作为剖析对象，则不难发现，在这个领域中，从古到今学者们的研究是异常活跃的。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亚里士多德的民主政体，从法国启蒙主义到德国古典哲学，从马克思主义到现代政治学派中的后行为主义和解释学派，各个时期的思想家们大都把政治和文化现象联系在一起进行研究：关于民族文化特征与国家政体的关系；关于政治意识形态与政府体制的关系；关于文化精神与政治发展的关系等等。一代又一代的学者都在进行不懈的努力，写下了汗牛充栋的著作。但是在本世纪五六十年代之前，仍然无人系统地去探索存在于政治和文化之间的一个中间地带，但这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领域。这就是处在宏观政治结构、政治体制与个体政治行为、政治观念和政治心理之间的中间地带——政治文化的研究。政治文化不同于传统的政治学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它远比意识形态的范围要小得多，但又直接得多。同时它又不是简单的心理现象或心理活动，它与政府运作、社会活动和个体行为密切关联。这就是政治文化现象在社会系统结构中的位置，也是使之可以成为一个独立学科存在的客观依据。政治文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现象，对它的研究

可以解释许多从前难以解释的社会政治现象和个体政治行为。可是长期以来人们虽然注意到它的存在，却又对之较少专门阐述，人们在各种著作中多多少少地涉及到这样一类现象，却很少辟出专门的篇章对之进行深入的研究。

正如著名政治学家派尔（L. Pye）所指出的：从本世纪开始，政治学科一直都滞后于社会本身的发展，它仅仅满足于对现有政治现象的描述，在有关的领域内封闭式地自我发展。“政治学科不像其他学科，乐于接受外来的概念。它对融合文化概念慢得出奇。部分原因是政治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用的是同族的概念，而文化这样一般的概念，证明对任何特定情况下确定因果联系是不容易的。”^①政治学对本世纪以来勃兴于欧美的文化人类学不屑一顾，对采用文化的概念和方法来分析政治现象不予理睬。其真正的原因在于：持欧美政治学研究传统的政治学家们醉心于用既有的概念框架来分析公认的政治运行，喜欢刻板的传统描述。他们普遍认为，像文化这样极为宽泛、流于一般又难于精确描述的概念，是很难应用于政治学科来帮助研究政治因果关系的。因此，借用它来研究政治现象，无异于用气球来砸蚂蚁，劳而无功，华而不实。

然而，随着西方政治学派别从国家权力学派向行为主义学派的过渡，政治学家们愈来愈感觉到过去的研究过多地着眼于宏观的政治权力结构的研究，对政治制度、国家政治体制、政府构造、政府功能的输出等问题，都做过系统的描述，可是仅仅这些还不足以深入到人类政治行为的深层内核中去。从30年代以来，由于弗洛伊德学派的兴起和文化人类学的发展，关于文化问题的探索越来越成为人们研究社会现象时不能忽略，甚至是不可或缺的相关对象。人们开始更多地关注潜在于这些宏观结构背后的深层的

^① L. Pye: Culture and Political Science, Problems in the Evaluation of the Concept of Political Culture,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1972, Sept. vol. 53, p. 284

文化结构、意识形态要素以及心理因素等，希望通过探索微观的、更带说服力的实证性要素来帮助达到对宏观问题的把握。于是，在政治学中，政治学家们也普遍感受到了一种紧迫性：即如何通过对微观层面上人们有关外部政治系统运行的内心态度、导向的变化的研究，来发现由个体心理层面激发出的对政治的集体层面、对宏观政治运行的影响。于是，从本世纪 50 年代起，一种新的研究角度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种新的研究领域，在欧美国家的政治学界呼之欲出，这就是我们所要深入探究的“政治文化”。

二、政治文化的客观存在及其研究的必要

1. 基本理论研究背景

从本世纪 40 年代起，在美国政治学研究派别中，行为主义学派开始占了统治地位。行为主义学派的主要观点是并不限于抽象地分析宏观的政治思想、政治体制和政治运行，而是着重于政治行为过程的研究。其研究范围既包括政府制定与实行政策的过程，也包括个体行为过程对宏观行为的影响，并将政治过程与人们的行为普遍联系起来。行为主义者认为：国家制度是一种既存的东西，本身没有指示政治的真实内容。政治的真实内容应当是政治体系内部的活动和政治主体围绕制度展开的活动行为。因此，它强调对活生生的事实和现实的政治行为的研究，而不再是抽象地研究国家政治制度。同时，行为主义认为，政治行为只是社会行为的一部分，因此，分析政治行为，必须密切联系对整个社会的、文化的、心理的和个人的各种因素的考察。于是，从行为主义政治学的角度看，不但需要改变传统政治学的研究重点，拓宽政治学的研究视野，把人们从只注重宏观政治体制引到更加实证性地注意个体政治行为上来，而且更需畅开政治学的大门，引进许多别的学科中已经相当成熟的科学方法和正在日益渗透到学科以外的重要概念。例如行为主义认为，应当改变传统政治学采用的历史的、法律的和机构的研究方法，引进自然科学的方法和手段，对所取得的各种数据进行严格的数量分析，从而精确地说明政治活

动中的各种关系和规律，使政治学成为一门“经验科学”和“精密科学”，具备一定的预测功能。为了保证其研究成果的客观性和可靠性，行为主义学派提出必须在政治研究中把价值观念和事实区分开来，研究者应该严防把自己的价值观念引入到自己的研究中去，以避免形成一种政治价值判断上的先入之见。

行为主义学派这样的初衷当然是值得赞赏的，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毕竟是有很大区别的不同学科，不可能用同一种方法完全一样地来进行处理。而且他们排除价值成分，只解释“是什么”，不解释“应如何”，表现出对社会政治生活的空洞态度。不过，行为主义学派对政治行为的精细研究，大大推进了现代政治学的发展，使政治学科发生了重要的变革，并推进和完善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管理和行政过程，这是在政治学科发展中应该予以充分肯定的进步。

正如行为主义的著名代表，也是“政治文化”学派的始作俑者阿尔蒙德（G. Almond）所论述的，研究政治体系首先就是研究这个体系是如何运行的，个人和群体在这个体系中的行为表现是什么，而不是只看它怎么表述自己，人们的注意目光，必须聚焦于社会政治行为的领域。当政治学家们的研究视野深入到行为领域中时，人们就不可能单纯地停留在有关政府和社会群体行为的表现上，而会不由自主地从群体（团体或政党）的行为过程进入到个体的行为表现。个体的行为取决于社会环境的作用和个体本身的心理动机和心理态度。这里，研究的焦点问题就演变成了从反向的角度来剖析人们的心理导向对人们的政治行为的影响，并由此进一步影响到宏观群体政治行为的过程。在这一层面上，过去政治学中的研究进展与可用于分析的基本概念系统，都显得极为贫乏，与当时人们开始注意到政治文化现象并进而着手研究它的需要极不相称。例如人们过去常用的概念，像政治价值、政治态度、意识形态、民族特征、文化精神（cultural ethos）这些诸如此类的名词，其意义都显得有点含混不清，对解释人们有关政治的处于心理层面上的趋向（propensity），显得不够精到和清晰。于

是政治学家们意识到有必要进行一种开创性的研究努力。这就是本世纪 50—60 年代“政治文化”作为一种学术大动作发端的基本背景。

实际上，从历史的渊源看，从西方思想史的发展过程看，政治文化现象就一直映现在学者和思想家的眼帘中，人们发现了它的存在，也试图解释它，只不过在以往的描述中概念不那么清晰，领域不那么明确罢了。例如在古希腊的行吟诗人中，他们就吟唱过先民族的文化特征与政治体制的关系。到了古典希腊时期，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一书中就描述了有关政治文化的问题：“当人们的分布变化时，政府构成就会变化，一种变化是这样，那么另一种变化也这样……，国家不会超出生活于其中的人性范围。”^①亚里士多德则是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学家，他在《政治学》一书中，不仅清晰地论述了有关政治与文化关系的各项要素及其变化，而且还正确地分析了它们与社会结构各项参数、以及与政治结构各项参数之间的关系。在此研究的基础上，亚里士多德认为：最好的政府是由中产阶级统治的、在民主原则上组织起来的政府。

从亚里士多德这位伟大的先哲开始，人们就注意到了政治运作与文化体系之间的关系。从马基雅弗里的《君主论》到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从康德的哲学革命到黑格尔的辩证法，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到现代政治学派，古典时期的学术渊源为政治文化研究的勃兴提供了良好的知识源头和理论传统。我们可以说正是在这样的学术传统的聚集下，才有现代政治文化研究的发端。

更为重要的是，作为现代政治文化研究的直接学术契机或触发点的，是西方政治学家们的危机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由于战争期间法西斯主义的泛滥，给世界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痛苦，使人们在战后依然心有余悸。另外，二次大战以后强大的

^① 柏拉图：《理想国》，吴献书译，商务印书馆，1962 年版，第 245 页，译文据英文改成白话文。

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也给醉心于“盎格鲁-萨克逊”式的政治体制，即自我标榜为民主自由体制的那些西方自由主义政治学家以当头棒喝。他们无论如何也感到难以理解的是，在那种他们自认为“最好”的自由民主的制度面前，怎么会出现 20 世纪的所谓“极权主义”政治体制。当然，他们错误地把斯大林与希特勒相提并论，把纳粹与共产主义合称为“极权”制，这是建立在他们的基本政治立场之上的极端错误的一种判断。可是他们无法解释的这样一种现象却促使他们进一步思考：与西方式的“民主”不同的各种政治体制的文化基础究竟是什么？在这样的体制下，人民的心理导向和行为态度是什么？对于西方式的民主制度，它是依靠什么来维持它的存在和稳定？在当前它又遇到了什么重大问题？是否存在什么隐患？这些理论和现实的问题摆到了西方政治学家们的面前，迫使他们要寻找一种新的研究途径，开辟一些新的领域来解决这类困惑学术界、同时也是困惑西方政治家的难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民族解放浪潮的兴起，使一大批从前作为欧洲殖民主义者的殖民地的亚非拉国家纷纷获得独立。这些新独立的国家，面临着经济上摆脱殖民主义者的束缚，加快发展，政治上建立一种既不同于殖民统治时期的模式，又不同于重返原初旧模式的新体制的繁重任务。而在文化上，他们既要注重弘扬民族文化传统，又要吸收外来的优秀文化，逐步迈向新兴国家的行列。可是，由于殖民主义留下的种种隐患、新建政治体制的幼稚、行政管理经验的不足，再加上经济力量的脆弱，这些新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往往很不稳定。经常发生的政治动乱和军事政变、频繁更替的国家领导人和政府运行体制、处于艰难发展中的经济建设，使第三世界充满了动荡不安的感觉，也波及到整个世界的稳定，影响到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利益。这就引出了另一些令西方政治学家们深深为之思考的问题：从传统型国家向现代化国家迈进的过程中，除了经济的发展外，什么样的政治体制是最适合于从旧向新的接轨过程？什么样的文化模式是最适合于社会和谐的？人们内心的政治意识和政治态度是一种什么样的构架？

如何改造这种构架才能令国家政治体制的发展更加顺利、更加成功？

理论上的停滞不前遇到了现实的迫切需要，问题的出现导引了学科的发展。当政治学的理论远远落后于社会实际的进展和其他学科的时候，新的生长点就开始悄悄出现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于新兴学科的不断出现，交叉学科的相互渗透，产生了许多新的研究方法。这些方法被引进到了社会科学领域，使许多古老学科的面目为之一新。其中对社会科学诸领域影响最巨者有三大方面：

第一是系统方法的使用。正如前所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系统方法日益成为各门学科处理复杂对象，分析其功能、结构，解析其规律的一种普遍方法。这种方法逐渐从自然科学领域向社会科学领域的渗透，使之在社会领域能够有效地处理远比自然领域更为复杂的、更加带有不确定因素的现象。在政治学科和文化学科中，系统化分析方法已经成为不可缺少的有用手段，以致于在50年代以后，出现了以大卫·伊斯顿为代表的政治系统论学派。

第二是跨文化比较法的广泛应用。跨文化比较法原先在文化人类学中广泛采用，较多地用于各个不同国家、地区、民族和群落的文化比较研究。大到民族特征，小到文化特质，均可以在一定的标准下进行比较研究，以找出其相同点和相异点。这是文化人类学中最令人激动、最吸引人的方面。文化人类学家迷恋于异国文化的多姿多彩，同时，又想法寻找各种不同文化的共同参照系，以揭示出带有普遍性的文化规律。这是本世纪以来有关文化研究的最富价值的成果。当然，我们承认，文化研究，特别是比较文化研究，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政治体系的比较研究，这对政治学研究也产生了重大影响。从人类学角度讲，文化基质如何影响政治运作？在政治体制的变化过程中，文化因素又起什么作用？这样的研究角度是特别有益于政治科学的进展的。

第三是大规模调查研究法的采纳。二战以后，由于政治上的需要、经济上的可能、学科上的发展，在社会科学领域，逐步兴

起了大规模调查研究法(survey)。这种调查研究法最先兴起于政治竞选和公共意见中的民意测验，后来为社会科学界所采用。此后，在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等诸多学科，逐步兴起了按严格程序进行的调查研究，对采集到手的数据按固定的程序进行分析、处理，从中得出所谓实证意义上的结论。凭心而论，这种研究，对于实地搜集第一手材料，特别是有关主观意向的材料，是非常重要的研究步骤，可以从中得出数量化的定量分析意见，对问题的说明是很有力量的。特别是调查研究的方法用于不同的对象时，由于参数的变化而产生的结果变化，以定量的形式出现在研究者的案头，其具备的比较效果和说服力都是很强的。于是从50年代起，西方各国的社会科学界，一阵风似地刮起了以调查研究法为基础的实地研究，这确实为沉寂的社会科学界带来了生机和活力，也为政治学的跨国度比较研究提供了契机。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政治科学领域感到了一种紧迫性，一种吸引别的学科的成果的必要性，一种采纳先进方法的可行性。正如派尔前面所言，僵硬的阵地上打开了一个缺口，政治学开门迎进从前不屑于一顾的“文化”概念。

2. 政治文化研究的必要性

从欧美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到东方社会主义国家，从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国家到仍处在半原始状态的边远地区，每一个国家都有着维系个人指向政治体制和参与政治行动的心理态度和评价过程。虽然在各个国家中政治文化的存在强弱不同，作用各异，但是，它确实构成了各个国家、民族政治体制运作过程中的内在要素。因此，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我们如何对之进行系统的研究，并确定其在社会系统中的相应的作用机制，这是政治文化研究起始的一个基本动因。因为当时人们使用传统的概念体系对此无法很好地进行研究和解释。

问题的考察角度可以是多方面的。从我们国家的情况看，在中国人民取得了民族解放胜利之后，我们经历了多次的政治运动，这些政治运动的功过毁誉当然已经有了相应的定论。但我们从中